

第一回 太平世才星降瑞

詩曰：

富貴千年接踵來，古今能有幾多才？
靈通天地方遺種，秀奪山川始結胎。
兩兩雕龍誠貴也，雙雙詠雪更奇哉？
人生不識其中味，錦繡衣冠土與灰。

又曰：

道德雖然立大名，風流行樂要才情。
花看潘岳花方艷，酒醉青蓮酒始靈。
彩筆不妨為世忌，香奩最喜使人驚。
不然春月秋花夜，草木禽魚負此生。

話說先朝隆盛之時，天子有道，四海昇平，文武忠良，萬民樂業。是時，建都幽燕，雄據九邊，控臨天下，時和年豐，百物咸有。長安城中，九門百達，六街三市，有三十六條花柳巷，七十二座管弦樓。衣冠輻輳，車馬喧闐。人人擊壤而歌，處處笙簫而樂，真個有雍熙之化，於變之風。有詩單道其盛：

九重春色滿垂裳，秋盡邊關總不防。
四境時聞歌帝力，不知何世是虞唐。

一日，天子駕臨早朝，文武百官濟濟鏘鏘，盡來朝賀，真個金闕曉鐘，玉階仙仗，十分隆盛。百官山呼拜舞已畢，各各就班鵠立。早有殿頭官喝道：「有事者奏聞。」喝聲未絕，祇見班部中閃出一官，烏紗象簡，趨跪丹墀。口稱：「欽天監正堂官湯勤有事奏聞。」天子傳問：「何事？」湯勤奏道：「臣夜觀乾象，見祥雲瑞靄，拱護紫微，喜曜吉星，照臨黃道。主天子聖明，朝廷有道，天下享太平之福。臣不勝慶幸，謹奏聞陛下。乞敕禮部詔天下慶賀，以揚皇朝一代雍熙雅化。臣又見文昌六星，光彩倍常，主有翰苑鴻儒，丕顯文明之治。此在朝在外，濟濟者皆足以應之，不足為奇也。最可奇者，奎壁流光，散滿天下，主海內當生不世奇才。為麟為鳳，隱伏山林幽秘之地，恐非正途網羅所能盡得。乞敕禮部會議，遣使分行天下搜求，以為黼黻皇猷之助。」

天子聞奏，龍顏大悅，因宣御旨道：

天象吉祥，乃天下萬民之福。朕菲躬涼德，獲安民士，實云幸致，安敢當太平有道之慶！不準詔賀。海內既遍生奇才，已上徵於天象，諒不虛應。且才為國寶，豈可使隱伏幽秘之地！著禮部官議行搜求。

聖旨一宣，早有禮部尚書出班奏道：「陛下聖明有象，理宜詔賀，萬歲謙抑不準，愈見聖德之大。然風化關一時氣運，豈可抑而不彰？縱仰體聖心，不詔天下慶賀，凡在京大小官員，俱宜具表稱賀，以闡揚聖化，為萬世瞻仰。天下既遍生奇才，隱伏在下，遣使搜求，以明陛下愛才至意，禮亦宜然。但本朝祖宗立法，皆於制科取士。若徵召前來，自應優敘。徵召若優，則制科無色，恐失祖宗立制本意。以臣愚見，莫若加敕各直省督學臣，令其嚴責府縣官，凡遇科歲大比試期，必須於報名正額之外，加意搜求隱逸真才，以應科目。督學府縣官。即以得才失才為陞降。如此則是寓搜求於制科，又不失才，又不礙制，庶為兩便。伏乞皇上裁察。」

天子聞奏大喜道：「卿議甚善，俱依議行。」禮部官得旨，率百官俱稱「萬歲」。朝畢，天子退入，百官散出。

此時，天下果然多才，文章名公，有王、唐、瞿、薛四大家之名。詞賦巨卿，有前七才子、後七才子之號。一時詩酒才名高於北斗，相和意氣傾於天下。人人爭島瘦郊寒，個個矜白仙賀鬼。元、白風流，不一而足；鮑、庾俊逸，屈指有人。白雪登歷下之壇，四部執兪州之耳。師生傳歐、蘇之座，朋友同李、郭之舟，真可謂一時之盛。

這一日，禮部傳出旨意，在京大小官員，皆具表次第慶賀。這表章無非是稱功頌德，沒甚大關係，便各各逞才，極其精工富麗。天子親御便殿，細細觀覽，見皆是絕妙之詞，驚人之句，聖情大悅。因想道：「滿朝才臣如此，前日欽天監奏文昌光亮，信不虛也。百官既具表稱賀，朕當賜宴答之，以表一時君臣交泰之盛。」遂傳旨，於三月十二日，命百官齊集端門賜宴。旨意一下，百官皆歡欣鼓舞，感激聖恩。到了臨期，真個是國正天心順。

這一日正值天清氣爽，日暖風和，百花開放。天子駕御端門，階下擺列著許多御宴。百官朝見過，惟留閣臣數人御前侍宴。其餘官員，俱照衙門大小，鱗次班列坐兩旁階下。每一座各擺御苑名花一瓶，以為春瑞。旨意一下百官叩頭謝恩，各個就座而飲。一霎時，御樂作龍鳳之鳴，玉食獻海山之異，真是皇家富貴，不比等閑。但見：

國運昌明，捧一人於日月天中；皇恩浩蕩，會千官於芙蓉闕下。春滿建章，百轉流鶯聒耳；晴熏赤羽，九重春色醉人。食出上方，有的是龍之肝、鳳之髓、豹之胎、猩之脣、駝之峰、熊之掌、鴉之炙、鯉之尾、山之珍、海之錯，說不盡八珍滋味；樂供內院，奏的是黃帝之咸池，顛頊之六莖，帝嚳之五英，堯之大章，舜之簫韶，禹之大夏，殷之大濩，周之大武，聽不窮九奏聲音。班聯中衣裳燦日，祇見仙鶴服、錦雞服、孔雀服、雲雁服、白鷗服、鷺鷥服、鸚鵡服、鸕鶿服、練鵲服、黃鸝服，濟濟鏘鏘，或前或後；階墀下弁冕疑星，祇見進賢冠、獬豸冠、駿驥冠、蟬翅冠、鵲尾冠、鐵柱冠、金顏冠、卻非冠、交讓冠，悚悚惶惶，或退或趨。奉溫綸於咫尺，盡睹天顏有喜；感湛露之均霑，咸知帝德無私。傳宣錫命，彤弓明中心之貺；匍伏進見，天保頌醉飲之恩。誓竭媚茲將順，然君曰俞，臣曰弗，人慚獻諂，願言不醉無歸。然左有監、右有史，誰敢失儀。君盡臣歡，尊本朝故事，敕賜賦醉學士之歌；臣感君恩，擇前代良謨，慷慨進疏狄儀之戒。真可謂明良際遇，鼓鐘笙瑟，稱一日祥雲龍虎之觴；天地泰交，日月同陵，上萬年悠久無疆之壽。

君臣們飲夠多時，閣臣見樂奏三闋，酒行九獻，恐群臣醉後失儀，因離席率領群臣跪奏道：「臣等蒙聖恩賜宴，亦已謹卜其晷，醉飽皇仁。今恐叨飲過量，醉後失儀，有傷國體，謹率群臣辭謝。」

天子先傳旨平身，然後親說道：「朕涼薄之躬，上承大統，日憂廢墮，賴眾先生與諸卿輔弼之功，今幸遇此佳節，真個是

佑，上天生成。前欽天監臣奏象緯吉昌，歸功於朕，朕懼不敢當。眾卿不諒，復表揚稱頌，朕實無德以當此，益深戒懼。然君臣同德同心，於茲可見。因卜茲春晝，與諸卿痛飲，以識一時明良雅意。此乃略去禮法而敘情義之舉。雖不敢蹈前人夜飲荒淫，然春晝甚長，尚可同樂，務期盡歡。縱有微愆，所不計也。」閣臣奏道：「聖恩汪洋如此，真不獨君臣，直如父子矣。臣等頂踵盡捐，何能報效，敢不領旨。」天子又道：「朕見太祖高皇帝每宴群臣，必有詩歌鳴盛。前欽天監臣奏文昌光亮，主有翰苑鴻儒為文明之助。昨見諸臣賀表，句工字櫛，多有奇才，真可稱一時之盛。今當此春晝，夔龍並集，亦當有詞賦示後。今日之盛，方不泯滅無傳。」閣臣奏道：「唐虞虞歌，禹稷拜揚，自古聖帝良臣，類多如此。聖諭即文明之首，當傳諭群臣，或頌或箴，或詩或賦，以少增巍煥之光。」天子聞奏甚喜。

正談論間，忽見一雙白燕從半空中直飛至御前，或左或右，乍上乍下。其輕盈翩躚之態，宛如舞女盤旋，十分可愛。天子停目視之，不覺聖情大悅。因問道：「凡禽鳥皆貴白者，以為異種，此何說也？」閣臣奏道：「臣等學術短淺，不能深明其故。以愚陋揣之，或亦孔子所稱「繪事後素」之意。天子點首嘉歎，因復問道：「白燕在古人亦曾有相傳之佳題詠否？」閣臣奏道：「臣等待罪中書，政務倥傯，詞賦篇章實久荒疏，不復記憶。乞宣諭翰林諸臣，當有知者。」

天子未及開言，早有翰林院侍讀學士謝謙出班跪奏道：「白燕在漢唐未必無作，但無佳者流傳，故臣等俱未及見。惟本朝國初，時大本七言律詩一首，摹寫工巧，膾炙一時，稱為名作。後袁凱愛之，慕之，又病其形容太實，亦作七言律詩一首和之。但虛摹其神情，亦為當時所稱，甚至有以為過於時作者。此雖嗜好不同，然二詩實相伯仲。白燕自有此二詩以立其極，故至今不聞更有作者。」天子問道：「此二詩卿家記得否？」謝謙奏道：「臣記得。」天子道：「卿既記得，可錄呈朕覽。」遂命近臣給與筆札。

謝謙領旨，因退歸原席，細將二詩錄出，呈與聖覽。近臣接了，置於龍案之上。天子展開一看，祇見時大本一詩道：

春色年年帶雪歸，海棠庭院月爭輝。
珠簾十二中間卷，玉剪一雙高下飛。
天下公侯誇紫頰，國中儔侶尚烏衣。
江湖多少閑鷗鷺，宜與同盟伴釣磯。

袁凱一首道：

故國飄零事已非，舊時王樹見應稀。
月明漢水初無影，雪滿梁園尚未歸。
柳絮池塘香入夢，梨花庭院冷侵衣。
趙家姊妹多相妒，莫遣昭陽殿裏飛。

天子細將二詩玩味，因讚歎道：「果然名不虛傳。時作實中領趣，袁作虛處傳神，二詩實不相上下，終是先朝臣子有如此美才。」又賞鑒了半晌，復問道：「爾在廷諸臣，亦俱擅文壇之望。如有再賦《白燕》詩一首，可與時、袁並驅中原，則朕當有不次之賞。」

眾臣聞命，彼此相顧，不敢奏對。天子見眾臣默然，殊覺不悅。因又說道：「眾臣濟濟多士，無一人敢於應詔，豈薄朕不足言詩耶，抑亦古今人才真不相及耶？」翰林官不得已，祇得上前奏道：「《白燕》一詩，諸臣既珥筆事主，豈不能作？又蒙聖諭，安敢不作。但因有時、袁二作在前，已曲盡白燕之妙，即極力形容，恐不能有加其上，故諸臣逡巡不敢應諾。昔唐臣崔灝，曾題詩黃鶴樓上，李白見而服之，遂不復作。諸臣亦是此意，望皇上諒而赦之。若過加以輕薄之罪，則臣等俱該萬死。」天子又道：「卿所奏甚明，朕非不諒。但以今日明良際會一堂，夔龍在望，英俊盈庭，亦可謂千載奇逢。而《白燕》一詩相顧不能應詔，殊令文明減色，非苛求於眾卿。」

翰林官正欲再奏，祇見閣臣中閃出一位大臣，執簡當胸，俯伏奏道：「微臣有《白燕》詩一首，望聖上赦臣輕褻之罪，臣方敢錄寫進呈聖覽。」天子視之，乃大學士山顯仁，因和顏答道：「先生既有《白燕》詩，定然高妙，朕所賓師而願觀者，有何輕褻而先以罪請？」山顯仁奏道：「此詩實非微臣所作，乃臣幼女山黛，閨中和前二詩之韻所作。兒女俚詞，本不當褻奏至尊。因見聖心急於一覽，諸臣困於七步，故昧死奏聞，以慰聖懷。」天子聞奏，不勝大悅，道：「卿女能詩，更為快事，可速錄呈朕覽。」

山顯仁得旨，忙索侍臣筆硯，書寫獻上。天子親手接了，展開而看，祇見上寫著《白燕詩，步時、袁二作原韻》：

夕陽憑弔素心稀，遁入梨花無是非。
淡去羞從鴉借色，瘦來止許雪添肥。
飛回夜黑還留影，銜盡春紅不浣衣。
多少朱門誇富貴，終能容我潔身歸。

天子覽畢，不禁大喜道：「形容既工，又復大雅。細觀此詩，當在時、袁之上。不信閨閣中有此美才。」因顧山顯仁問道：「此詩果是卿女所作否？」山顯仁奏道：「實係臣女所作，臣安敢誑奏。」天子更喜道：「卿女今年十幾歲了？」山顯仁奏道：「臣女今年方交十歲。」天子聞奏，尤驚喜道：「這更奇了，那有十歲女子能作此驚人奇句，壓倒前人之理。或者卿女草創，而潤色出先生之手？」山顯仁奏道：「句句皆弱女閨中自制，臣實未嘗更改一字。」天子又道：「若果如此，可謂才女中之神童了。」道罷，又將詩細細吟賞，忽欣然拍案道：「細細觀之，風流香艷，果是香奩佳句。」因顧山顯仁道：「先生生如此閨秀，自是山川靈氣所鍾，人間凡女豈可同日而語？」山顯仁奏道：「臣女將生時，臣夢瑤光星墮於庭，臣妻羅氏迎而吞之。是夜臣妻亦夢吞星，與臣相同，故以為異。臣女既生之後，三歲尚不能言；即能言之後亦不多言，間出一言，必穎慧過人。臣教之讀書，過目即成誦。七歲便解作文。至今十歲，每日口不停吟，手不停披。想其稟性之奇，誠有如聖諭。但恨臣門祚衰薄，不生男而生女。」天子笑道：「卿恨不生男。」又道：「生男怎如生女之奇。」君臣相顧而笑。

天子因命近侍，將詩發與百官傳看道：「卿以為朕之賞鑒何如？」百官領旨，次第傳看，無不動容點首，嘖嘖道好。因相率跪奏道：「臣等朝夕以染翰為職，今奉旨作《白燕》詩，尚以時、袁二作在前，不敢輕易措詞。不意閣臣閨秀倘若前知，宿構此詩以應明詔。清新俊逸，足令時、袁減價。臣等不勝抱愧。此雖閣臣掌中異寶，實朝廷文明之化所散見於四方者也。今日白燕雙舞御前，與皇上孜孜詔詠，實天意欲昭閣臣之女之奇才也。臣等不勝慶幸。」天子聞奏大悅道：「前日監臣原奏說：『奎壁流光，正途之外當遍生不世奇才。為麟為鳳，隱伏山林。』今山卿之女夢吞瑤光而生，適有如此之美才，豈非明徵乎！惜又宿構《白燕》詩，君為朕。」

宴樂之助，朕不能不信文明有象矣。朕與諸卿當痛飲，以答天眷。」百官領旨，各各歡欣就席。御筵前觥籌交錯，丹闕下音樂平吹。君臣們直飲至紅日西沉，掌班閣臣方率領百官叩頭謝宴。

天子因命內侍取端溪御硯一方、彤管兔筆十枝、龍箋百幅、鳳墨十笏、黃金一錠、白金一錠、彩緞十端、金花一對，親賜山顯仁道：「卿女《白燕》一詩，甚當朕意，聊以此為潤筆。後日十五，陰望之辰早朝，外廷喧雜，卿可率領卿女於午後內廷朝見。朕欲面試其才，當有重賞。」山顯仁領旨謝恩。天子又傳旨禮部，命加敕學臣，令其加意搜求隱逸奇才，以應明詔。傳諭畢，聖駕還宮。群臣方纔退出。

自此紛紛揚揚，皆傳說山閣老十歲幼女，能做《白燕》詩之妙。不上三五日之間，這《白燕》詩，長安城中家家俱抄寫遍了。又聞欽限十五日朝見，人人都以為何等女子，年方十歲，乃有如此奇才，盡思量到十五日朝中觀看。祇因這一朝見，有分教：

朝中爭識嬋娟面，天下俱聞閨閣名。

不知怎生朝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平山冷燕 >>](#)

[本書始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